

濯纓集

入

~ 16  
2362  
3





和  
2362  
卷3-3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六

濯纓齋

附錄

記實

先生以皇明天順甲申降焉即我世祖十年也  
年十七聞佔畢齋金先生宗直丁憂在密陽乃往從  
之得聞為學之方成化癸卯丁外憂丙午中生負進  
士其年十月登第丁未為晉州學時仲兄驥孫乞養  
昌寧先生每自晉往來省母戊申秋先生以病辭晉  
學還清道己酉冬以非罪幽金寧未幾蒙恩得赦  
尋被召以遼東質正官赴京師是時在烏巒館脫所





穿衣搜得周旺所藏古畫十四幅辛亥元正又朝京  
是時見周銓程愈又得小學書是年夏以龍驤司正校讐綱目壬子  
秋遭仲兄喪有祭文是秋又聞佔畢訃以兄喪不得  
往哭有錫原方急鱣堂莫及之文癸丑春奉 旨頒  
諭本道是年冬秋在讀書堂有餘力學琴之語丙辰  
三月丁內艱戊午仲夏外除是時燕山亂政史獄大  
起先生戮于市是年七月十七日也同時駢首死者  
有四人權五福權景裕李穆許磐先生之伯兄提學  
公諱駿孫及提學公之子三足堂諱大有亦以先生  
之故俱配湖南逮 中廟登極得釋先生兄弟三人

并仕清顯而仲兄早歲無箕裘先生身後亦寂寞焉  
善人報施之理安在而獨提學公後先生卒三足堂  
賢而有文曹南冥許以蓋世之雄先生娶禮安金氏  
叅奉尾孫之女金居湖西木川地故先生常往來或  
遊息及卒夫人因居木以終墓於縣東十五里許觀  
先賢賁墓錄則曰金駟孫墓在清道郡西水也峴清  
道本先生之桑梓而松楸亦在此焉先生身居海外  
之禰荒志慕中華之君子上自程朱下至金許常恨  
不同時而不相見又念當今賢士之在中國者思有  
以一見而到京之後果得二人一則好道之程愈一



澤州集  
則博學之周銓聞有李東陽者文望高世欲介周一  
拜而歸期已迫未能也他日送人赴京傳致不忘之  
意於二人焉其好賢樂善之誠出尋常萬萬而所謂  
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者其近之矣朱先生  
小學書行於我東久矣而至於程愈集說初未聞也  
先生之入京也程愈贈集說先生以爲是范子勸橫  
渠學中庸之意而持以東還刊布國中集說之行於  
東方蓋自此始而學者之所賴者爲如何哉前後赴  
京行色蕭然囊橐所有盡買經籍先生在書堂也  
上賜四十八詠使之和進先生遂跋文以獻蓋所謂

四十八詠卽詠四十八種花卉也先生姑舍花卉之  
鮮明推廣物理之無窮因此著彼以小喻大或進君  
德或言治道戒以翫物喪志勸以主敬達順此實陳  
善閉邪因事納忠之意而亦觀他一箇大青襟色得  
許多也  
朽淺黃宗海撰

神道碑銘

燕山世戊午史禍至今談者必哽涕而濯纓金先生  
爲之首先先生天固生之也旣生而又殺之天曷故焉  
意先生文章節義迫隘宇宙東禰之所不能容則先  
生可無及乎蓋先生爲史官嘗取其師佔畢金公吊



義帝文載國史又於史直書李克墩醜行克墩掌史  
事見而啣之遂引諸不逞丞持義帝文曰是不敢作  
是不敢書俱大逆遂按佔畢公禍其瘞先生亦身棄  
東市爲世大戒豈不悲哉然先生之死固已動神明  
而激耳目矣及 中廟改王首洗冤枉廢寵赫然  
顯廟朝儒臣又白其事實特舉貤典士大夫誦慕如  
日星江漢不可梯及而彼鼓掌相慶自快私意者已  
皆爲螾蟻爲狐蠱鬼誅於無窮嗚呼非天意詎至此  
乎先生金海人諱駟孫字季雲爲文章下筆千百言  
奔放雄博讀者皆喏舌華人目之曰此韓子也少從

佔畢公學又與金文敬鄭文獻友善常仇厲奮發有  
遠大之慕成化丙午魁生負並中進士第二冬又闡  
大科自翰苑歷華踐卒官吏曹正郎間爲養補晉州  
學以質正官赴京師已又 賜暇胡堂選隸綱目校  
讐聽聲譽出等夷諸名公皆折節相下奸黨已多側  
目者及禍作一時士流坐先生鈎黨死徙殆盡先生  
死時年三十五所著詩文經禍散秩只若干卷行于  
世曾祖諱潛縣監祖節孝先生諱克一不仕喪親廬  
墓誠感猛斂事在郡誌中是生執義孟執義公生三  
子伯駿孫仲驥孫並登一榜仲先天伯官直提學先



生其季也娶禮安金氏叅奉尾孫女無嗣直學公有  
子大有號三足堂經術才行大爲靜菴諸賢所獎舉  
賢良科拜正言至北門變起廢斥沒世嗚呼小人之  
不懲前禍又何甚也學者卽先生所居清道郡爲建  
祠並與節孝三足二公而享祀之三世俎豆于光有  
耀先生之道豈無所來而亦無所傳哉雖先生與三  
足公其世俱不幸而報施之必於後者非在斯歟先  
生葬在本郡上北先墓側歲久無顯刻過者皆齋咨  
太息今上乙巳尹君鳳九宰是邑慨然曰是余之  
責遂與邑士謀將伐石樹經觀察使俞公拓基亦樂

聞而相其役後人之爲先生寄慕者至此而益無憾  
矣余竊念先生秉直觸邪不攝不撓雖其心一白死靡  
悔而只是畢齋之文意義有不可知者先生又必載  
之史乘何也此不免後來之起疑也抑其間自有權  
度非淺識所可論歟惜不及先生之世而講質也尤  
菴宋文正嘗論此曰豈定哀微辭非聖人達權則不  
可法而秉史筆者惟直是職歟噫此可謂知先生微  
意而爲後世之堯夫也歟嗚呼此不可與不知者道  
也銘曰桑梓翳然是維先生之宅里丈五先生是埋  
數架先生是祀巖薛乎道之山湯湯乎道之水將先



生與俱永存方其死也異乎人之死

弘文提學尹鳳朝撰通訓大夫金鎮商書觀察使

俞拓基篆

紫溪書院重初文

詠歸樓

山川鍾氣最清秀於鳥嶺以南院宇妥靈久荒廢於  
鰲山之北斯樓之壞行路所嗟猗茲三賢俎豆之祠  
認是一家桑梓之址以孫配祖以姪配叔世世行誼  
之相傳如芝有根如醴有源赫赫事蹟之並耀恭惟  
節孝公吃母之疽嘗父之糞感猛斂於六年墓廬  
贈爵其誥旌孝其問炳華衣於三綱行實蓋其裕後

也久所以光前者多曰若濯纓公山斗高名文章餘  
事魁生負而並貫進士試又大闡於數月之間自翰  
林而仍兼讀書堂蔚然望於六曹之首學有所受講  
名教於佔畢齋師門行無或虧勉道義於文教公朋  
輩史禍作而身棄東市慘矣何言逆案構而刑及重  
泉誰或得免士類莫不哽咽國人為之悲憐噫生世  
三十五齡寬化碧血然岳名百千萬代誣洗丹書至  
如三足堂世稱直提學肖兒名八賢良科別薦材行  
之高經學之邃早能見幾即署之啣諫院之官皆不  
就召此誠高人數等超然謝世幾年抱經濟而徒事



沉冥蓋自北門作變之日托漁樵而惟意放達終侈  
東壁贈職之恩常資家庭間見聞不愧已卯名賢之  
錄自任湖海上埋沒可想君子操守之心瞻一區有  
賜額之院祠而三世並薦腥之享祀為其昭為其穆  
所謂一體祭同有是祖有是孫乃以三足堂繼明靈  
精魄應團聚於香火之場餘韻遺風久薰襲於襟紳  
之士烈有存者德不孤焉歸然詠歸之樓允為依仰  
之所杖屨之舊迹斯在門如靈光之存冠童之春服  
既成時有舞雩之趣祗緣星霜之屢閱未免風雨之  
所頽摧椽朽榱任日壞而月毀破瓦危礎奈東覆而

西顛遠近瞻聆孰不長吁而慨歎前後守宰皆欲重  
修而因循迨庸陋茲茲道州伊經紀謀及院任要多  
士之協力先出略干之財冀大事之告成豈顧些小  
之弊四山之材斫取多煩民丁一舍之地運輸得無  
僧怨何幸土木之功訖了獲見蒼蒼之制翼然登臨  
高樓山勢宛其鳳舞俛仰遺址墓道隔於牛鳴當戊  
午伏斧之刑川忽變其赤色逮先朝揭院之額名肇  
錫以紫溪蓋此鄉婦孺咸悲故至冤天日俯燭愧駑  
質忝院長之責豈堪事力之日煩顛鳩聚畢樓役之  
工實賴神明之陰助自今伊始庶地靈之呵不祥雖



舊維新蓋天時之如有待廟貌於焉爾士林子以  
欣欣歌於斯詠於斯八門有依歸之地毀如彼成如  
彼憑樓多感慨之懷書庸識之縱慚荒蕪鬼所瞰也  
可察嚮慕

郡守兼院長金履健撰

紫溪書院請額疏

疏首儒生李光昂  
製疏進士金錫胄

伏以為國之先務莫重於崇德尊賢而尊賢之道亦  
莫大於褒隆節行夫然後倫紀以之而不墜道義以  
之而益明此固我朝宗維持世教之要道而實今日  
國脉之所關也臣等竊惟故儒臣金克一乃本郡

士人也幼有至性事親極孝生養死哀之盡其誠皆  
人所不可及母疽吮血父病嘗痢前後丁憂廬于墓  
側晨夕號哭若在始殯迄六年如一日焉誠感異類  
至有虎馴之異事聞光廟特命旌閭事載三綱行  
實克一一自親歿絕意世事潛心性理之學行誼日  
彰鄉鄰宗黨無不薰其德而化其行及卒鄉人相與  
私謚曰節孝先正臣金宗直嘗稱其純孝實行可與  
曾參黔婁頡頏千載則若克一可謂盡人倫之至行  
樹風聲於百代者也至其孫吏曹正即臣駙孫則文  
章氣節卓冠今古正色立朝期回世道而遭時不祥



齊志就殲至今言戊午之禍者莫不潛涕先賢臣南  
孝溫嘗稱其希世之才廟堂之器論議之正識見之  
卓至此之於青天白日先賢臣曹植亦嘗曰濯纓生  
有凌霜之節死有通天之冤濯纓卽駙孫號也觀此  
兩賢臣之言而駙孫之貧稟節行亦可見矣至其曾  
孫司諫院正言臣大有孝友出天學問淵博器宇超  
允識度明亮當 中廟改王之初特拜司導寺直長  
旋擢賢良科召以諫官輒辭不就後宰忝原治化大  
著邑人稱其神明及北門禍起盡收其官職科第退  
居家食十有七年及 仁廟末命始復其科 明廟

初載屢降 召旨而大有固窮自守樂而終年當時  
論大有者皆許以經濟之才而曹植又言其辨局宏  
深勿勿乎其仁言論激仰閒閒乎其義容容大雅討  
論經史之弘儒侂侂偉表射御不違之豪士好善而  
獨善弘濟而自濟至謂之遯世无悶則儒先稱羨之  
盛未有過於此者三臣者之純行懿德世躋其美貞  
操偉節激揚頽波見頌當時爲法後世則真所謂卓  
行之君子斯文之碩儒也遺風餘教愈久愈彰舉邑  
士子景仰尊慕糾合同志初立享祠上以爲三賢爰  
靈之所下以爲多士於式之地者于今百有餘載而



因循歲月未及 上請尚無 恩賜之額以盡尊獎之道則斯豈非國家之闕典而儒林之欠事也洪惟我 主上殿下體 祖宗之弘訓念培養之要道凡係斯文褒隆備至所在儒先之祠次第旋額以示崇典臣等聞風遐遠鼓舞欣躍裹足千里呼籲於 四聰之下伏願 殿下特命有司錫以嘉名俾列常祠之典以慰多士之望則斯文不勝幸甚臣等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禮曹回啓

判書尹絳 參判宋俊吉 叅議趙復陽 正郎金壽興

向前金克一誠孝卓異行誼彰聞事載三綱行實更

無容議於其間是白乎旌其孫駟孫之文章氣節近古以來罕有其儔比之青天白日果有前賢之言是白乎旌其曾孫大有亦以孝友學問表著一時三代名人相繼以出至今言者莫不欽尚是白在果近因諸處紛紜陳請不可每每輕許而外方書院之弊亦不可不慮是白乎矣當此崇賢之日獨未蒙 宣額之典多士之有所希冀實非過濫之事亦不可一切防塞該曹有難擅便 上裁何如啓特為 賜額庚子六月初十日大提學李一相次知

賜額文

辛丑四日



國王遣臣左承旨洪處亮諭祭于贈執義金克一贈  
都承旨金駟孫贈應教金大有之靈士有百行孝為  
之源孰無良能鮮克恒存太上曰德次之立言世罕  
兼有今出一門節孝倡率先立本根子職是恭秉彝  
之敦志物之養無愧參元嘗痢之誠黔屢並論泣血  
廬墓徒步晨昏行感神明化及鷄豚猛獸且格來衛  
邱原有儼棹楔表旌厥村莫如齒德是謂達尊遺一  
於三貽厥後昆卓矣吏部妙歲騰騫發軔師門負望  
詞垣奇才博學衆口同喧蔚為國器夏瑚魯璠趨義  
之勇有過黜賁史筆媒殃孰察戴盆禍慘東市千載

之冤志士興嗟哀淚均痕正氣不泯撐柱乾坤薇垣  
趾義既直而溫鄉黨咸推寔先揀掄束帛之聘有貴  
邱園賢良策士善類是援與棄何預時有亨屯彭澤  
歸田邑民攀轅優遊水邱三足名軒沉冥韜晦駟召  
徒煩樂在自適誓不素殮遺躅尚在鄭鄉謝墩緬仰  
三賢建宇山樊春秋俎豆章甫來奔一堂昭穆叔姪  
祖孫歲修有所多士欣欣曠世興思碩人不諼錫以  
嘉額侑以椒樽享祀攸同永妥精魂

工曹叅議李殷相製進

春秋享祝文



節孝金先生

至誠動天異類來徵教洽家庭永錫孫曾

濯纓金先生

行峻言厲身危道隆鄉邦百代永儔高風

三足堂金先生

內蘊經濟外事沉寘桑柘千秋仰止儀刑

寒岡鄭述撰

祭文

恭惟先生宇宙之氣漢唐之文早遊先進畢齋之門  
觀善寒老天倫三足平生講磨惟義是服北學漢師

聲譽盧前拔之遐陬進秉史權非昧諱尊只切激仰  
自附書法竟罹世網父子師生禍酷幽明憐之至今  
欲言涕零念彼佔老旣仕一當宁吊義一篇抑獨何  
據實是無心先生筆之旣講函丈寧或不知義精之  
地論議難到人心所存實理斯瞭事關本朝孰敢  
明言雖不敢言莫不爲寃義固不憚道豈終亨暴誣  
贈秩旣侈哀榮享院頒額亦備恩典蓋百年後公  
議益見文章節行余素心慕吏守桑鄉若朝暮遇撫  
古傷今來拜于墓琵琶山西嘯紫水東咽徘徊歲暮物  
色悽瑟齋心肅莊敢薦明酌精靈彷彿庶幾來格



屏溪尹鳳九撰

戊午史禍事蹟

弘治戊午<sup>燕山</sup>年七月十七日傳教金宗直草莽賤士  
世宗朝登第 成宗朝擢置經筵久在侍從之地以  
至刑曹判書寵恩傾朝及其病退 成宗猶使所在  
官特賜米穀以終其年今其弟子金駟孫所修史草  
內以不道之言誣錄 先王朝事又載其師宗直吊  
義帝文其辭曰丁丑十月日余自密城道京山宿踏  
溪驛夢有神人被七章之服頽然而來自言楚懷王  
孫心為西楚霸王項籍所弑沉之郴江因忽不見余

覺之愕然曰懷王南楚之人也余則東夷之人也地  
之相距不啻萬有餘里世之先後亦千有餘載來感  
于夢寐茲何祥也且考之史無投江之語豈羽使人  
蜜擊而投其尸于水歟是未可知也遂為文以吊之  
惟天賦物則以予人方孰不知其尊四大與五常匪  
華豐而夷嗇方曷古有而今亡故吾夷人又後千祀  
方恭吊楚之懷王昔祖龍之弄牙角方四海之波殷  
為羸雖鱣鮪鰈鰈曷自保方思網漏而營營時六國  
之遺柝方沉淪播越僅媿夫編氓梁也南國之將種  
方踵魚狐而起事求得王以從民望方存熊繹於不



杞握乾符而面陽方天下固無尊於羊氏遣長者以  
八關方亦有足睹其仁義羊狼貪擅夷冠軍方胡  
不叔以膏齊斧嗚呼勢有大不然者吾於王而益懼  
為鹽醋於返噬方果天運之蹠戾柳之山礮以觸天  
方景晡曖而向晏柳之水流以日夜方波淫泆而不  
返天長地久恨其曷既方塊至今猶飄蕩余之心貫  
于金石方王忽臨乎夢想循紫陽之老筆方思墮蟬  
以欽欽舉雲壘以酌地方冀英靈之來歆云其曰祖  
龍之弄牙角者祖龍始皇也宗直以始皇比 世廟  
其曰求得王以從民望方者王楚懷王孫心初項梁

欲誅秦求孫心以為義帝宗直以義帝比 魯山其  
曰羊狼貪擅夷冠軍方者宗直以羊狼狼貪指  
世祖擅夷冠軍指 世廟誅金宗瑞其曰胡不叔以  
膏齊斧者宗直指 魯山胡不叔 世廟云云其曰  
為鹽醋於反噬方者宗直謂 魯山不叔 世廟反  
為 世廟鹽醋云云其曰循紫陽之老筆方思墮蟬  
以欽欽者宗直以朱子自處其心作此賦以擬綱目  
之筆駟孫贊其文曰以寓忠憤念我 世祖大王當  
國家危疑之際奸臣謀亂禍機垂發誅除逆徒宗杜  
危而復安子孫相繼以至於今功業巍巍德冠百王



不意宗直與其門徒譏議聖德至使駙孫誣書於史  
豈一朝一夕之故陰蓄不臣之心而歷事三朝余今  
思之不覺慘懼其議刑以啓七月二十七日頒赦  
教曰恭惟我世祖惠莊大王以神武之資當國家  
危疑羣奸盤據之際沉幾睿斷戡定禍亂天命人心  
自有攸屬聖德神功卓冠百王增光祖宗艱大之  
業貽厥子孫燕翼之謀繼繼承承式至今休不意奸  
臣金宗直包藏禍心陰結黨類欲售亮謀爲日久矣  
假托項籍弑義帝之事形諸文字詆毀先王滔天  
之惡罪在不赦論以大逆剖棺斬屍其徒金駙孫權

五福權景裕朋姦黨惡同聲相濟稱羨其文以爲忠  
憤所激書諸史草欲垂不朽其罪與宗直同科並令  
凌遲處死駙孫又與李穆許磐姜謙等誣飾先王  
所無之事傳相告語筆之於史李穆許磐並皆處斬  
姜謙決杖一百籍沒家產極邊爲奴表沿沫洪瀚鄭  
汝昌茂豐副正揔等罪犯亂言姜景叙李守恭鄭希  
良鄭承祖等知亂言而不告並決杖一百流三千里  
李宗準崔溥李龜李胄金宏弼朴漢柱任熙載康伯  
珍李繼孟姜渾俱以宗直門徒結爲朋黨互相稱譽  
或譏議國政謗訕時事熙載決杖一百李胄決杖一



百極邊附處宗準崔溥李龜宏弼漢柱伯珍繼孟姜  
渾等並決杖八十遠方附處而流人等並定烽燧庭  
爐干之役修史官等見駟孫等史草而不卽啓魚世  
謙李克墩柳洵尹孝孫等罷職洪貴達趙益貞許琛  
安琛等左遷隨其罪之輕重俱以處決謹將事由告  
于宗廟社稷顧余寡昧剪除姦黨戰懼之念旣深  
而喜幸之心亦切肆於今七月二十七日昧爽以前  
強竊盜及關係綱常外已決正未決正咸宥除之敢  
以宥旨前事相告語者以其罪罪之於戲人臣無將  
旣伏不道之罪雷雨作解宜霈惟新之恩故茲教示

想宜知悉云云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六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七

請謚疏

疏首高靈幼學金相閩製疏進士金在田三南合疏○純廟庚寅二月日

右謹達臣矣殿臣矣身等伏以崇賢獎節有國之令  
 典勸世之要道是白齊慶尚道清道郡故吏曹正郎  
 臣號濯纓金駟孫及其祖故南臺持平臣號節孝金  
 克一及其姪故正言臣號三足堂金大有三賢道學  
 文章忠孝節義咸萃一室舉世尊仰而至今照人耳  
 目允合於節惠之典是白乎所蓋駟孫以先正臣  
 金宗直之高弟早年登第賜暇湖堂校讐綱目而  
 為遼東質正官得小學集說而來我東之有小學集



說自此始焉爲切斯文不亦大乎噫當昏朝戊午竟以史獄身棄東市時年三十有五至今說之者莫不流涕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序遺集曰先生生乎程朱之後與寒暄一蠹諸老先生磨礮浸灌則其擇之精而無駁先賢臣南孝溫曰先生以稀世之姿有廟堂之器論議之正識見之明可比於青天白日先賢臣曹植曰濯纓生有凌霜之節死有通天之寃觀此先正先賢之言而駟孫之姿稟節行槩可見矣亦粵節孝克一幼有至行事親極孝母疽吮血父病嘗痢前後丁憂廬于墓側晨夕號哭若在始殯誠感殊類

至有虎馴之異事聞 光廟特命旋問事在三綱行實而一自親沒之後絕意世事潛心性理之學行誼日彰鄉鄰宗黨莫不薰化及卒鄉人私謚曰節孝先生金宗直俾齋嘗稱曰其純孝實行可與曾黔頡頏千載就此觀之克一可謂盡人倫之至而樹風聲於百代者也至若三足堂大有孝友出天學問淵博中廟改玉之初始除蔭職旋擢賢良科召以諫官輒辭不就固窮自守樂而終年曹植又言辦局宏深勿勿乎其仁言論激仰備備乎其義容容大雅討論經史之弘儒侷侷偉表射御不違之豪士好善而獨善



弘濟而自濟至謂之遯世不悶則儒賢贊美之盛於斯至矣夫一門三賢在古惟罕真所謂德不孤而世躋其美者也逮我 宣廟朝正即臣駙孫 贈都承旨兼直提學持平臣克一 贈執義正言臣大有 贈應教并 宣額服享於清道紫溪書院紫溪即三賢臣桑梓之鄉而從多士之請也其 宣額文若曰 爲爲國器夏瑚魯璠正氣不泯撐柱乾坤此駙孫之謂也有若曰行感神明化及鷄豚猛獸且格來衛邱原此克一之謂也有若曰賢良策士善類是援與棄何預時有亨屯此大有之謂也倚我 祖宗朝廢獎

三賢臣之舉非不盛矣而駙孫無嗣伯兄直提學臣駿孫慕二子縣監臣大壯奉其祀而子姓零替士氣浸降未遑 上徹式至于今矣噫戊午名賢皆蒙加贈易名之恩而獨以駙孫卓異之蹟尚稽 節惠之典者豈非 朝家之闕典而士林之齋恨乎方今睿聰臨下凡係儒賢之事廢隆備至臣等聞風遐遠欣躍鼓舞裹足千里齊聲號籲於 蹕路之前爲白去乎伏願 高明俯垂鑑諒亟 命攸司上項金駙孫特施嘉 贈節惠之典金克一金大有一體施以加 贈易名之恩以彰 國家崇賢獎節之德俾伸



多士積年抑鬱之恫事伏蒙 睿恩之至云

再疏

疏首星州幼學李浚製  
疏上同○同年八月日

臣等伏以宗賢獎節有國之令典馳爵履謚勸世之  
要道是白齊慶尚道清道郡故吏曹正郎臣金駟孫  
號濯纓郎 成廟朝名臣也其祖故南臺持平臣金  
克一補節孝其從子故正言臣金大有補三足堂俱  
以道學文章忠孝節義為百世之師表享一堂之俎  
豆今道州紫溪書院是耳以若三賢臣卓立之行尚  
未蒙加 贈易名之恩者豈不為 朝家之闕典乎  
臣請據實而條陳之噫駟孫年十六遊文忠公臣金

宗直之門與文敬公臣金宏弼文獻公臣鄭汝昌為  
道義之交伉勵奮發期以遠大及夫大闡眾望蔚然  
在湖堂十六年史筆直截動法春秋應 旨撰四十  
八詠跋藹然有納牖之意懇懇乎玩物喪志之戒而  
至鄭汝昌釋褐之日乃曰代我掌史者此人仍薦翰  
苑代之此可見淵源之正也為遼東質正官得小學  
集說而來我東之有集說自此而始其於斯文為功  
甚大嘗隸綱目校讐之役論議正直出乎等夷紫陽  
筆意燦然益明是以駟孫又配享朱文公於公忠道  
木川縣道東書院矣先正臣宋時烈迺於遺集弁卷



之文以爲先生生乎程朱之後與寒暄一蠹諸老先生磨礮浸灌擇之精而無駁文正之於濯纓推詡之如彼其懇摯則駟孫之節義道學無復餘蘊而其他先賢臣之語多有折節相下者號南冥曹植曰先生生有凌霜之節死有通天之冤號秋江南孝溫曰先生以稀世之姿有廟堂之器又曰濯纓之節義如青天白日就此而見之則節義道學之造詣槩可知矣嗚呼戊午羣小黨惡之禍禍慘東市至今思之莫不氣塞而哽咽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亦奧克一生有至行母疽吮血父病嘗刺廬墓號哭誠感殊類至有虎

馴之異事聞 光廟特命旌閭昭載于三綱行實及卒鄉人私謚曰節孝先生金宗直嘗稱以純孝實行可與魯黔頡頏千載至若大有孝友出天學問淵博中廟改王之初經術才行爲文正公臣趙光祖之所推詡薦拜持平不就旋擢賢良科 召以諫官又辭不就固窮自守樂而終年曹植又云辦局宏深勿勿乎其仁言論激仰憫憫乎其義好善而獨善弘濟而自濟至謂遯世死悶儒賢贊美斯其至矣噫一門三賢在古惟罕真所謂德不孤而世躋其美者也逮我 宣廟朝吏曹正郎臣駟孫 贈都承旨兼直提



學持平臣克一 贈執義正言臣大有 贈應教并  
賜院額其宣額文若曰正氣不泯撐柱乾坤此駟  
孫之謂也行感神明化及鷄豚此克一之謂也賢良  
策士善類是援與棄何預時有亨屯此大有之謂也  
猗我 祖宗朝褒獎三賢臣之舉非不盛矣竊惟戊  
午諸賢皆蒙節惠之 典而獨以駟孫卓卓之節炳  
炳之蹟尚稽易名之 恩者實為士林之齎恨且駟  
孫無嗣伯兄直提學臣駿孫弟二子縣監臣大壯奉  
其祀而子姓零替士氣浸降迄未 上徹矣今春仰  
籲於 蹕路之前特蒙 達下稟處之 令而尚此

寥寥遠道輿情不勝紆菟茲又齊聲號籲於 法駕  
之前為白去乎伏願 聖明俯垂鑑諒亟 命攸司  
金駟孫特施超 贈節惠之典是白遣金克一金大  
有亦施以加 贈易名之 恩俾伸多士積年抑鬱  
之忱事

吏曹回啓 判書徐能輔

金駟孫危行直節備著於前後儒賢之補述至今炳  
烺照人耳目褒贈之典極其崇顯夫孰曰不可而既  
與死節人稍異則八座正卿加 贈事係特典臣曹  
有難擅便議于大臣處之何如云云



議政府領議政獻議南公轍

金駟孫在燕山朝慘被史禍積忤羣小後人之尚論  
有在然而師友淵源百世可徵文章氣義照耀至今  
真稀世之姿卓異之人也加 贈正卿施以節惠允  
合 聖朝崇儒獎義之道而愚見未敢自信伏惟  
上裁

左議政獻議李相璜

金駟孫其死則人至今悲之其文章氣節道義之盛  
則人又至今誦慕不已况師友之間淵源有自與文  
敬文獻兩先正麗澤相獎有功斯文今此士林齊籲

知出公議加 贈許謚之為 朝家崇獎之政愚見  
亦無異同於領相然事係特典伏惟 上裁

右議政獻議鄭晚錫

金駟孫道學之醇正文章之灑噩冠冕當世膾炙中  
州此先賢所稱宇宙間氣而卓節竟罹奇禍其死  
也絕悲士林齎恨至今未已加 贈節惠儘合慰幽  
獎義之道而事係特例未敢質對伏惟 上裁

吏曹覆啓

贈都承旨金駟孫加 贈事議于大臣處之事 允  
下教是白乎所遣即官叔議于諸大臣則議政府領



議政南公輟以為金駟孫在燕山朝慘被史禍專由  
於積忤羣小後人之尚論有在蓋其師友淵源百世  
可徵文章氣義照耀至今真稀世之姿卓異之人也  
加 贈正卿施以節惠允合 聖朝崇儒獎義之道  
而愚見未敢自信伏惟 上裁云議政府左議政李  
相璜以為金駟孫其死則人至今悲之其文章氣節  
道義之盛則人又至今誦慕不已况師友之間淵源  
有自與文敬文獻兩先正麗澤相契有功斯文今此  
士林齊籲知出公議加 贈許施之為 朝家崇獎  
之政愚見亦無異同於領相然事係特典伏惟 上

裁云議政府右議政鄭晚錫以為金駟孫道義之醇  
正文章之灑噩冠冕當世膾炙中州此先賢所稱宇  
宙間間氣而卓節竟罹奇禍其死也絕悲士林齋恨  
至今未已加 贈節惠儘合慰幽獎義之道而事係  
特例未敢質對伏惟 上裁云矣大臣之議如此  
上裁何如  
傳曰允

教旨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兼 經筵叅撰官春秋  
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行通訓大夫吏



曹正郎金駟孫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無知 經  
送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  
送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孫左賓客五衛都摠府都  
摠館者

仕板旁註

道義之醇正文章之灑噩冠冕當世膾炙中州卓  
節竟罹奇禍其死也絕悲士林齋恨至今未已加

贈正卿事承 傳

謚狀

金公駟孫戊午冤死之首也尤菴宋先生時烈序其

集略曰濯纓先生以文章節行冠冕一時不幸遭逢  
燕山身棄東市禍延士林實崇於吊義帝一篇未知  
畢齋之作此文何意先生之錄是文又何歟皆非後  
學所敢窺測豈定哀微其辭事者非聖人達權大用  
則終不可師法而秉史筆者惟直是職歟先生宇宙  
間間氣也其生也非偶然其死也豈人所能裁噫斯  
言其盡之矣雖然自公昭洗之後既 賜贈之又俎  
豆之所以為崇報者靡有憾矣惟謚典未及焉此  
聖朝之缺事而學士大夫之恥也 上之三十年庚  
寅秋三道儒生李浚等上言言之事下攸司吏曹判



書臣徐能輔請議大臣欲重其體也於是領議政臣  
南公輟以爲金駟孫慘被史禍而師友淵源百世可  
徵文章氣義照耀至今加 贈正卿施以 節惠允  
合崇儒獎義之道云而左議政臣李相璜右議政臣  
鄭晚錫議略同 上允之蓋公歿之三百三十有餘  
年矣公於 中廟改王之初首蒙復爵 顯廟朝  
以遙臣言特 贈都承旨至是加 贈吏曹判書兼  
卿如例公字季雲系出駕洛國王在新羅大角干庾  
信以功業大顯而高麗之季有諱管仕至版圖判書  
於公爲六世祖也曾祖諱濟縣監是生節孝先生諱

克一薦拜持平有至孝事載邑誌考諱孟文科執義  
贈吏曹叅判公以天順甲申生未弱冠聞佔畢齋  
金先生宗直居慶密陽與仲氏翰林公驥孫往從之  
得聞爲學之方而所磨礱而浸灌者即惟寒暄金先  
生宏弼一蠹鄭先生汝昌也方是時我 成宗大王  
尊尚儒術作興人材上自朝廷至于鄉黨韋布彬彬  
多宏博雅飾之士號稱 國朝盛際而衰然爲衆論  
所推甫二十三中生負第一進士第二其冬擢文科  
第二公之夙就由此可知明年出補晉州學官時仲  
氏乞養監昌寧縣公爲便省母計也戊申病辭己酉



以非罪幽金寧旋赦 召為遼東質正官赴京師辛  
亥又朝元正由龍驤司正選隸綱目校讐癸丑春奉  
旨頒諭嶺南又 賜暇湖堂而前後踐履今雖未  
得其月日之詳大槩在翰林最久歷遍三司而末職  
天官即也歲戊午公新除內艱養疾於咸陽之鄉廬  
而史獄起始公為獻納疏論李克墩成俊互相傾軋  
將成牛李之黨暨修 成宗實錄克墩管史事見公  
史草書其穢行甚悉且載 世祖朝秘事欲因此為  
修隙地議于摠載官魚公世謙魚公愕然不應之乃  
與柳子光謀子光陰險樂禍者也視以奇貨相與慙

患於尹弼高等告公以誣 先王激主怒時燕山政  
荒性猜暴尤惡文士思因事一逞遂令金吾即馳傳  
往拿公鞠之而別遣掖隸察道中遲速云今以野乘  
之雜出者考之公爰辭有曰貴人權氏事聞於貴人  
之姪許磐云有曰請復 昭陵事欲 聖朝行仁政  
云公嘗為忠清都事上疏請復 昭陵故也有曰後  
殿申事昔在西湖也茂豐副正摠芻琴相訪彈後殿  
曲其曲哀非治世之音故并及之云又問同議史草  
之人公曰既輸情矣請獨死凡此事實皆得之斷爛  
之餘無以究其顛末而畢齋所著吊義帝文亦在史



草子先摘其語自為註釋逐句解之曰某之惡皆宗  
直誨而成之也其禍遂至滔天公先以大逆論處極  
律畢齋戮及泉壤而一代縉紳以名流為號者誅竄  
殆盡即是年七月十七日也是日晝晦雨下如注大  
風起拔木飛瓦都市人無不顛仆股慄儒林喪氣重  
足屢息學舍蕭然數月無誦讀聲而公所居前川血  
流三日云公嘗與鄭文翼公光弼受兩南御史之  
命同日辭朝同宿於龍仁之館公慷慨論時事語多  
激文翼屢止之曰言不可若是公奮曰士勛亦為卑  
下之論耶達一宵竟不相契士勛鄭公字也南秋江

孝溫之言曰公真希世之才廟堂之器論議國事是  
非人物如青天白日曹南真植之言曰公生有凌霜  
之節死有通天之冤野乘又云公侗儻有大節魁偉  
有器局文章汪汪若河海在書堂著秋懷賦氣像於  
此可見其立朝好盡言不避權貴云公所以為公者  
正在此而亦所以取禍也歟公於著述立草千言沛  
乎無礙滯見者望洋中華人至以東國之昌黎稱之  
每腹藁成磨墨滿硯一筆揮之不復視投之篋中經  
累月始出而點化之或問之曰始起草猶有私意不  
自見其當改久然後私意除公心生乃明知其醇疵



也其用工之精如此嘗與兩兄赴別舉欲以壯頭讓  
之公則不製焉伯氏遂魁仲氏聯之而後圖初場公  
醉眠曳白而歸中場亦如之至終場盡粘三場試券  
連數十幅而八考官問策以中興爲目而宋高宗齒  
焉公卷其題詣前曰宋高宗偷安一隅忘親釋怨乞  
和於大羊豈與殷宗周宣并列於中興之主哉考官  
大慙改之公乘半酣揮灑日未斜矣榜將揭使人覘  
之曰第一名非我勿復觀果然其後靜菴趙先生先  
祖掌試得宋公純對策曰季雲後無此作公之爲世  
企慕又如此及殿試考官忌而置第二公恥之常以

坡公之居第二自擬馬足見公平日氣槩也配禮安  
金氏絜奉尾孫女無育伯氏直提學公駿孫次子縣  
監大壯主其祀其兄三足堂大有命之也公葬始在  
木川與夫人墓同崗而公墓後返清道之上北以從  
先兆尹公鳳朝銘其碑而學者卽其舊居又建祠享  
之禮堂之請宣額者尹公絳宋先生浚吉趙公復陽  
而卽官金公壽興也李公殷相撰侑文至以趨義之  
勇有過黜責正氣不泯撐柱乾坤贊之世以爲確論  
公稟絕異之姿抱有爲之志蚤得賢師學有指授所  
與交皆當世之選而妙歲蜚英翺翔乎珥筆橫經之



列清裁峻議傾動朝野不啻若珪璣之登廟鸞鳳之儀庭清粹之蘊於中足以格君彪炳之著於外足以華國進足以謀謨巖廊退足以領袖士林斯可謂河嶽英靈之所鍾聚而反以厄運乘之滄刑酷罰中途摧折千載之下聞公事者莫不掩抑嗚咽而不忍言不能不致疑於天道人事之際嗚呼殆非公一人所關也然而當時羣奸如壞光之類構誣讓禍詭譎自為得計者或於其身或於其子孫皆不免刀鉞之典情狀畢露昭在史牒雖婦孺下賤皆為之唾罵而公之一節秉直不回彌久而彌彰磨滅不得則天人

之理信不舛矣寅永先祖恭肅公亦以畢齋門人羅史案今於公請謚之狀義不容辭略掇前輩記述之可據者以備太常氏採擇焉

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弘文館提學原任奎章閣直提學趙寅永撰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世系

始祖王諱首露 金氏系出金海國號駕洛漢光武  
建武十八年壬寅三月駕洛九干我刀汝刀彼刀  
吾刀留水留天神天吾天神鬼等楔飲于水濱望  
見龜背峯有異氣乃就視之有紫纓懸金榼自天  
而下開視之有六金卵圓如日輪奉置我刀家翌  
日九人咸會開榼六卵剖殼化為六童子年可十  
五容貌奇偉歷十餘日身長九尺遂奉其始生者  
一人立為主即首露王也綿歷十世享國四百九  
十年至末王仇衡讓國於新羅



一世諱管 版圖判書

二世諱文淑 經德齋生

三世諱伉 都制庫判官

四世諱滑 義興縣監自金海始徙于清道

五世諱克一 號節孝先生幼有至誠事親克孝事

聞旌間佔畢齋金先生宗直撰孝門銘畧曰金官

遠裔乃有斯人髫鬣秉誠白首維新參乎不愧婁

也思齊神物亦感來衛其棲云生六子健孟勇順

韜鉉

六世諱健 文科郡守

孟 字子進生進文科司憲府執義 仁廟朝佐

理原從功臣 贈吏曹叅判兼經筵春秋館事有

禮部韻序行于世有墓誌睡軒權公撰有碑銘涵

虛亭洪公撰生三子駿孫驥孫駟孫

勇 文科翰林與烟村崔先生德之為道義交著

犖豹一斑錄

順 進士生三子伯堅仲堅叔堅伯仲兄弟皆為

進士

韜 字子安蔭仕

鉉 蔭進義



七世諱駿孫 字伯雲號東窓進士成化壬寅與弟  
驥孫俱登謁聖科仲居魁伯居第二 上特命挑  
上甲乙科丙午重試弘文館直提學戊午禍坐謫  
湖南見燕山政亂社稷將危謀推戴 晉城大君  
傳檄京師畧曰

嗣王暴虐無道父主後宮杖而殺之翁主王子流  
而亟之臺諫之言竄之誅之戮辱大臣賊害忠良  
父子兄弟叔司連坐甚於秦法發人之塚禍及枯  
骸寸斬之刑碎骨之辟此何等刑也棄人妻妾恣  
行淫慾破人廬舍以廣園囿 先王陵寢盡為狐

兔之場先聖祠宇變作熊虎之圈徵斂無藝民不  
聊生不特此也三年通喪忍斷其制父母忌日亦  
皆罷之彝倫已斁人道滅矣其他土木之役聲色  
之好池臺遊畋之娛禽獸花竹之玩難以覩縷貫  
罪浮於桀紂萬一大奸窺覲神器一朝遽起則易  
姓之禍亦足可虞 成廟二十六年禮接卿士培  
養忠義者正為今日也 晉城大君 成宗之親  
子賢而有德中外屬望移書諸道約日聚京師公  
卿百執事宜速推戴以扶 宗社之危云云朴元  
宗柳順汀成希顏等啓 慈順王大妃放燕山于



喬桐奉 晉城大君卽位是爲 中宗大王盡革  
弊政放還投竄之人封公燕川生四子大有大壯  
大畜大雅

驥孫 字仲雲號梅軒與弟濯纓公往從佔畢齋  
學業大就壬寅與伯氏提學公俱登謁聖甲乙科  
吏曹佐郎

駟孫 字季雲號濯纓是爲先生年十七歲受學  
於佔畢齋與金文敬公鄭文獻公爲道義之交丙  
午秋生負第一進士第二冬捷中興策第二科歷  
翰苑 賜暇湖堂校讎綱目吏曹正郎戊午被禍

卽七月十七日也時公年三十五所居前川血流  
三日至 中廟朝復爵至 顯廟朝特宣 恩命  
乙巳神道碑成禮曹叅判尹鳳朝撰副提學金鎮  
商書觀察使俞拓基篆至 純廟朝庚寅加 贈  
吏曹判書兼兩館提學 當字乙未 賜謚文愍  
博聞多見曰文使民悲傷曰愍奉祀大壯

八世諱大有 字天祐號三足堂進士又聞賢良科  
初公遊靜菴趙先生之門經術才行與南冥曹公  
相獎拜司諫院正言後宰恭原三月棄歸當己卯  
士禍削棄官職因遯跡雲門愚淵上托興漁獵以



濯纓集

終 中廟改王後復職 贈弘文館應教承嫡鉞

大壯 字正中 蔭主簿 監察拜昌寧縣監不就伯

氏三足堂 令公奉季父濯纓祀墓在南原生三子

鏗 鏗 銓

大畜 字天保 蔭縣監

大雅 字清叔 蔭縣監不就生子鑰

九世諱鏗 字通遠 以遺逸拜持平

鏘 字聲遠 蔭司果 墓在南原先墓下生子致三

十世諱致三 字一之 號道淵 進士 屢拜齋郎不就

築室雲門道淵上遊寒岡鄭先生之門與黔澗趙

靖叅奉李重慶為道義交而拒倭一疏行于世曰

伏以方今天災之示譴人事之不臧所可言者非

一而目前最急者待倭一事也今者倭使原信安

持玄蘇平景直先聲來境上朝廷以為離人不可

許入於都城只使宣慰於邊境廟堂之筭可謂得

矣然臣之謬計以為未得宜也以倭奴為不共戴

天之讎則前日我 國之遣使非也家康革除平

氏復修舊好則鄰國之使拒而不納亦非也雖然

玄蘇景直則斷不可許入於京城也頃在乙巳年

間玄蘇義智等持珍禽駿馬貢獻於我 國請假



道入中國我 國以為彼虜不足誅也只以鄰國之道禮送之越在壬辰玄蘇義智引賊向道來踐我邦其崩潰慘裂之禍亘古未有至於辱我二陵汚我 宗廟者非玄蘇義智乎窮天之痛極地之憤臣不忍言矣頃者廟謨失宜遣使倭國則彼虜之遣使我 國以謝為名者理所然矣我既先於賊賊之來我不可以拒之彼既厚於我使彼使之來我不可以薄之迎入都城可也許拜於 殿下之庭亦可也但關伯家康既滅我讎欲與我講好而遣使必以我讎者其意安在景直者義智之

子也玄蘇義智舉國臣民莫不欲食其肉況於殿下之心乎迎入都城許拜於 殿下之庭於義可忍乎臣聞入都城又將有吊祭之舉誠如是則先王在天之靈以 殿下為何如而彼虜亦謂我國有人乎而况關伯既曰我則朝鮮無讎而必以玄蘇景直為使者豈其本心哉此必玄蘇景直之自請為使者也以我 國之讎而自請為之使則其兇狡叵測之計盖可想矣臣竊聞原信安聞我國不許入於都城多有恐喝之言未知朝廷何辭而塞之乎臣之妄計有一焉請修國書於關伯曰



爾國除我讎人重修篤好則爾國豈無可使之入  
而必欲遣玄蘇義智之子乎玄蘇義智我國有  
不共戴天之讎而必以此輩爲使則是非輸平而  
反辱我國家也須遣他使然後當修兩國之好  
以此爲辭則其辭嚴其義直彼將無辭以對而玄  
賊聞之必破胆而褫魄矣然後俟彼之輸其誠款  
更遣他使我乃修好以待之則彼無可釁而我得  
應變之權矣不然徒以區區之口舌欲拒之則適  
足以激怒而挑兵矣且或彼虜不聽我言而必欲  
遣玄蘇景直則其意可知我 國雖待之一如其

欲難免其禍矣寧守大義而力拒之然後且受其  
禍則天也奈何當玄蘇之來請假道也儒臣趙憲  
抗義陳疏請斬玄蘇義智之頭獻于 上國分手  
足于安南諸國其先見之明過人遠矣當時滿朝  
之臣無一言及此而竟貽猖獗之禍此非古人所  
謂一日縱敵而貽數世之患者乎嗚呼乃使玄蘇  
義智得保其首領於當時而以致更逞其姦謀於  
今日 殿下豈容再誤方今北狄之患迫在朝夕  
倭虜之情亦甚叵測伏願 殿下更加思念焉噫  
上有 聖君下有賢宰廟堂之上筭無遺策而臣



之愚妄學未知方識不知務徒以膚淺之見仰瀆  
天聽無填埃之補而不勝感慨之至有懷必伸伏  
願 殿下垂察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冒死  
以聞云云有遺訓曰以待子孫有兄弟一湖一嶺  
以守先墓生子善慶

十一世諱善慶 字積餘蔭通禮院左通禮生五子  
澱滄洛滄漾

滄以先訓始居南原子孫亦在焉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七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八

別附

節孝先生孝門銘跋

道州進士李君光義踵余門致其鄉父老之語曰永  
樂年間吾鄉有節孝先生先生之孝行載在三綱行  
實中先生旌閭之銘實佔畢金先生筆先生事蹟之  
傳世行後亦良足矣顧先生物殆二百餘載尚闕維  
樹之石且也節孝之孫有濯纓公有三足堂而當佔  
畢時則濯纓尚小况曾孫三足堂乎二先生之不見  
錄於其文固也乃者吾鄉人士謀刻孝門銘以寓吾



鄉戀德之誠如又舉濯纓三足補諸顯刻奚亶子節  
孝有光吾鄉之小子後生咸知節孝之有此孫而濯  
纓三足之有此祖也相率而戒子孫砥行立名世世  
无怠茲豈非吾鄉之一大功令也汝其走京師謁薦  
紳先生文敢以請余逡巡避席遜不敢當李君退而  
復來者再觀其意不得文不返鄉也余遂感其堅懇  
按其所操狀節孝先生生丈夫子六人知名者四人  
第二郎即執義孟孟有三子俱有文行次第取甲乙  
科如拾芥長駿孫官直提學是生三足堂季駟孫即  
濯纓先生也濯纓受業於佔畢齋早以文鳴 成廟

朝闡大對世所稱中興策者其文汪洋放肆若注江  
河所著濯纓集行于世性簡亢棘棘其秉史筆也直  
書不饒邪佞竟以此被東市之禍至今人讀戊午錄  
者無不泣數行下三足堂名大有字天祐 中朝初  
尚儒委任趙文正公公建議行賢良科清道郡以先  
生推上擢拜地部郎兼春秋至正言皆辭後宰漆原  
已卯冬禍作掣小誣罷薦科 仁朝末命復科先生  
與李灘叟延慶申翰林遵義不就物論多之乃入雲  
門山築室于愚淵上號三足堂以壽卒曹南寘題其  
墓表曰辨局宏濶勿勿乎其仁也言論激仰備備乎



其義也可謂盡出三足堂人稟者矣其他犛行灼灼於薦目詳云噫節孝先生之孝感物之孝也物之鑿者莫如虎虎且感其誠孝馴如畜狗况昭昭之天其不降監於是而與之百祿哉多男至於六丈夫六丈夫才且賢也則天之報施善人驗矣又况在孫濯纓先生出焉在曾孫三足堂又出焉天地精英之氣發毓於金氏一門至于三世竒哉竒哉或以濯纓之不得死三足之不盡展布歸憾於天與時為金氏食報之歉此則不然吾夫子不云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溝壑喪元君子何病隨所遭而為吾

所當為固濯纓三足之能盡吾所受於天之理者在詐不躓哉一時一身之不幸雖若天之薄乎賢者萬世之名永長存與天地不朽則其厚何如哉芝蘭焚而後香聞寶劍埋而後氣騰吾於濯纓三足亦云道州之士既俎豆此三先生越百年如一日又修前輩之未遑事以警一鄉俱可書也

大提學趙綱謹跋

三足堂先生遺詩

五言一首  
七言一首

拍水仍蹴月水月無乃辱雖然亦何傷能清又能白  
訥淵之水達愚淵欲訥如愚聖所傳漁釣十年來往



此愚於人事訥於言  
郎山而獵郎溪漁漁獵非關數與魚刺得溪山爲我  
有故憑漁獵送居諸

右三首短篇郎三足堂金先生之詩也先生以濯  
纓公從子登趙文正薦科其淵源之正聲氣之應  
可見矣已卯以後獨免密網遠遜雲門雖罷科還  
復孝陵有召而涖歲不出自號三足托意漁釣  
以沒其世其趣寄之遠明哲之識殆梅南昌郭有  
道之比而南真優於乃叔之論可以俟百世也當  
其杖屨徜徉嘯傲自適之時凡有所會一遣之詩

已輒滅去不復留稿使金聲玉韻無傳於世豈先  
生屢閱世故澁懲家禍不欲以文字之餘波復資  
墩衣之遺燬而然歟惟此三詩獨不與煙雲銷沉  
而尚令邦人傳誦無怠一唱三嘆真有不盡之意  
雖千載之下亦可想見其心事全昂之味不獨驗  
於一齋而心齋一絕亦自不朽與叔也然則得先  
生之志而壽先生之名者此三詩足矣又何必多  
爲哉不佞適出宰先生之桑鄉緬仰高風益切景  
慕而從其傍裔金斯文憲章甫獲此詩而擎玩之  
深懼其世愈久而並失之也附刊于濯纓集末而



因書其所感云爾

完山後人李顯行謹跋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八

濯纓先生文集跋

始濯纓先生文集重刊  
尤菴宋先生實序之  
今以舊本漫復刻於紫  
溪書院之即先生與先



生大父節孝先生猶子  
三足堂先生共享之也  
遂以世系與節孝門銘之  
跋暨三足遺詩并載之附  
錄將行于世要寅永該

其後余惟先生稟希世  
之姿抱載道之文重之以  
卓節危躬蹈禍於廢朝  
又得大賢文字發揮之  
表章之冰末學可贅說



也雖然吾先祖恭肅公身  
先生同師乎佔畢高金先  
生及先生罹史獄畢齋先  
生禍延泉壤而恭肅公以  
門徒遭貶其誼固百世好

也敢以不文辭哉竊謂先  
生之於文天畀之也汪洋  
乎如江河之不窮核絕今  
古卒無有出其上者非天  
所畀正能之乎天既畀之



以此必好假以年壽潤色  
鴻猷大鳴國家之盛而  
不幸而嗇其命又不幸  
而不獲其死此其理與氣  
舛不能無疑於天也然尚

世詞苑之號大家者能  
以著述傳於後甚勤唯  
是集也不過零金片玉掇  
拾之餘耳而學士大夫以  
為之愛護恒恐其或佚



至於屢銀而不知止此也  
詩云緇衣之義也耶  
然則其人賢然後以言  
可不朽苟非其人雖多文  
不之恃也嗚呼天之所以

畀先生者其在斯歟  
上之二十七年丁亥立春  
日後學士豐壤趙寅永  
謹跋



重刊事實

先君子與三後叔雲谷公諱塗嘗恨

先集舊本有遺漏文字又恐板本多刻

缺合議重刊 命余往時潭宋先生添

入遺文校正編次及世系凡何登梓了銀歲

戊辰也重刊跋文未成不得印仍後丁亥願

伯趙公始述之實先祖之篤好也且在己



丑有道儒者我 先祖之賢請謚之  
 論傳通相告五省之南儒生合疏之舉  
 余與清道族弟再坤幹子叫 謝啓下  
 史曹議大臣稟安是乃庚寅九月也大臣  
 啓以濯纓史置許施之意陳 達十  
 二月初一日加 贈史曹判書兼兩館提  
 學仍

今賜謚趙公以原位閣臣又換 謚狀  
 甲午六月 降謚文愍公乙未五月二十  
 日 謚士林之所忤子孫之慶幸為  
 如何哉請謚子蹟當刊附而布集重刊  
 歲往不久間多失板異書追刻母樣  
 不精因 謚蹟刊役並刊出全集以  
 耀閱覽噫以余不肖後事者其



有時也於情書感涕字

昔戊戌十二月朔朝後孫

再至謹識



